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下 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曰前既稱王后則其辭成矣今復稱季姜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愚謂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

侯女歸于京師之例也伊川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
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
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東萊呂氏似不以為
然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也獨記其春耳
當從呂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於射姑來朝之後繼之以曹伯終生卒此責射姑以事親之終也禮著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夫所以詳記而備言者垂後世事親之法也今終生之疾已革而射姑朝于鄰邦廢視膳嘗樂之事脩奉幣相朝之禮其不憂親之疾可以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柰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繫父命猶可辭也穀梁以世子伉諸侯之禮為曹伯失正愚謂曹世子之來必不敢

伉諸侯之禮魯亦必不待以諸侯之禮春秋所譏在於廢子職而治常事是以繼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失為子之道耳許止亦世子也不謹於嘗藥幾罹大刑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以正終生之卒非也陳侯鮑卒在五年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此書王不為終生也胡氏曰十者盈數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

則必變桓篡弒以來數周于十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木訥云是歲齊衛鄭來戰于郎雖未能聲罪致討而聖人以跡取之是以復書王於正月之上冀王法之可伸耳合二說而觀庶得聖人之意餘義見三國戰于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此魯桓有求於衛侯欲為此會衛人拒而不許春秋

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弒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耳州吁迄正天討而宋督以賂故免魯桓者請昏以結齊割許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衛之於魯親而非黨自弒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以為會衛侯獨介然不從未幾遂與三國之兵偕至戰于郎愚意郎之師乃衛侯所倡安知是時不以討亂為辭而左氏乃以為三國來戰以鄭忽之故忽一怒而連三國之

兵必無是也春秋書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繼書三國來戰于郎夫豈譏衛侯之失信蓋幸其猶存一分天理以兵向逆人之國夫豈以失信為貶乎穀伯鄧侯朝桓於簒弑七年之後先儒猶謂春秋書名以貶此斥絶逆人不與為會而謂春秋貶其失信必不然也善觀春秋者須通前後文以求聖人之意不可以一句為一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自魯桓簒逆迄今十年始則鄭伯受許田之賂而與之盟繼而齊侯昏之滕子朝之甚而天王之尊亦遣宰渠下聘天理民彝幾泯滅而無餘矣今適當十年之期以人事而觀而知天心禍盈桓之惡亦將稔矣今桃丘不遇而三國之師不旋踵俱至天也左氏乃謂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于齊以有郎之師所爭亦細故耳何遽三國連兵而來愚以為是師也不専以鄭忽之故彼齊僖鄭莊亦豈以一忽之怒而為之

輕動大兵伐人之國葢衛連齊鄭以問魯桓弑君之罪齊姻也鄭賄也非有討亂之實心不過誅求弗遂脅之以兵然春秋猶幸其以兵向逆有以讐亂賊之膽故於是年特書王正月而秋之與冬惟書此二事不及他事方治簒賊不暇及其他此春秋意也戰不言勝負勝負未分也公羊以爲爲魯諱敗恐不然餘義見于惡曹之盟宋之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戰于郎三國皆爵冀其能討亂也卒無成功倏忽俱退以爲此盟是以春秋貶之三國皆人此三國之君也而書人豈得謂之無貶左氏謂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春秋不書宋責不在宋也或曰三國既戰于郎而爲此盟宋不預戰而預盟何邪曰宋亦將有討於魯故耳方督之弑君魯桓實取郜鼎之賂宋莊豈無憾于魯是以求預此盟且將偕三國之師更爲後舉魯人知之故自是兩年之間兩盟四會以有求于宋左

氏莫測其故以為魯為鄭而請宋非也詳辨于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初年諸侯如魯桓衛宣齊襄晉獻皆禽犢無知不足深責惟莊公者則猶知名義之可貴既克其弟而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餬其口於四方既入許矣而曰許太岳之後吾其能與許爭既稱兵犯上矣而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然而黨于宋魯之篡賊而怙其亂終身弗悔豈非利慾之心不勝

其義理之心者歟故不得為賢君然此一鄭也在莊公用之而有餘及其子孫迫于強國顛沛隕越不能自振以迄于春秋之終是以有國有家者必貴自強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鄭之謂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盟主執諸侯之大夫以王事而執之也宋非方伯連帥而擅執鄭之為執政者鄭之執政非其臣屬而甘

於受其執而不以爲怒蓋相與共爲盜姦外示執而中則同也左傳謂宋莊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愚三復當時事竊以爲仲與莊内外合謀而爲此本非執也仲爲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旦輕行爲宋所執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立弗立其權在仲彼迫脅而爲之盟又何足以要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是之易邪蓋忽者鄭莊公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

大祭仲忌之故與宋莊合謀更立弱君為固位之計突既簒兄復不假仲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若仲者鄭之大盜周若有王誅死而不以赦者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為首惡也突非祭仲無以遂其簒奪之謀仲非首惡而何公羊乃謂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因是傅會而為之辭有權者反經合道之説誤天下後世豈不甚哉義又見十五年突出忽歸

突歸于鄭

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簒也削其公子之號不繫之鄭所以討也凡書歸有宜歸而歸之者有不宜歸而歸者考其前後乃見突不繫之鄭去公子而書歸明其為簒也祭仲執而突歸突由仲而入也仲名而突去公子皆所以誅也劉氏曰鄭突内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挾戎狄之援以奪其嫡而禍其宗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之罪不明專治赤則戎狄之禍不見故

挈其上而易其下正謂褒貶非一歸字所可見考其前後乃識本旨

鄭忽出奔衛

鄭昭之立四閱月矣不稱鄭子而書鄭忽譏不能君也忽以嫡長君鄭名正而位定者也權臣悖弟内外合謀逐之曾無難焉其不克負荷亦甚矣是故名以奔之或曰詩人剌忽辭昏於齊以致失援而見逐忽之罪其在是乎曰否詩序雜出於後儒之手未可盡

據以為不刊之論也案傳魯桓之末昏於齊也齊僖欲以文姜妻忽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辭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民其謂我何其持論據正在當時未易多得厥後齊女之嫁於魯桓莊者曰文姜曰哀姜皆以淫亂而弑其夫薨其子忽之辭昏可謂有過人之先識但其才器淺薄不足以君國馭臣始立而為權臣所逐再入而死於亂臣之

手亦其所遇然耳要亦無大惡之可書詩人惜其無大國之助可也謂齊女賢而不取則非也齊女淫亂失道如此尚何賢之有哉或曰然則詩人奚刺曰詩人之刺固當有之何至以狡童而目其君乎蓋鄭風刺狡童狂童者凡三山有扶蘇之序刺所美非美其詩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君子見棄小人獲用子充以目君子狡童以目小人也狡童之詩序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云彼狡童兮不與我

言今正是刺擅命之權臣如祭仲等輩夫豈刺其君乎鄭風諸詩作於公子五爭之時突以少賤而簒其君兄有不可勝誅之罪詩人必不偏刺其君兄而獨遺其悖弟褰裳之序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狂童云者正是指突之猖狂妄行日以簒兄為事而當時諸侯無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者而說詩諸公考之未精皆以為刺忽愚讀詩至此不能無疑嘗為說以辨正之詩人用意忠厚豈有目其君為狡童

狂童之理味詩之旨蓋刺突也或曰如子所言忽為無過何以顛沛若是卒不能君以死乎曰剛傲而自大已見為冢嗣之日則其為君也必以是而失衆但考之經傳不見其有大惡之可指詩人之刺不應遽至是故欲為之一辨焉耳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或曰大夫會盟公侯禮歟曰諸侯更相會盟此衰世事三代盛時所未嘗有也而公侯復不自行俾大夫

往尸其事是之謂瀆盟何禮之足言然傳家以爲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爲不可此亦傳家隨事而推之以爲之說耳大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強國行之則爲伉弱國行之則爲僭而末流之弊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衛孫宋華之所爲此其權與春秋不與也柔者魯未賜族之大夫叔者蔡大夫叔其名也義已見隱二年無駭入極莊三年溺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義已見惡曹之會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而左氏乃謂宋莊挾其納突之功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魯欲平之會至五六宋卒不許於是魯鄭合而與宋戰愚謂魯為鄭有求固人情之所不免何至二歲中再會三會盟而復盟情狀迫切乃至於此乎蓋惡曹之會宋將不利於魯魯知之故二

年之閒兩盟四會備其事宋之禮求爲自免之計非爲鄭也然求者愈卑應者愈傲故卒至於戰春秋備書以責之責魯也亦責宋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穀作紀侯

公穀以杞爲紀是也愚考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氏曰魯故也注謂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紀帛字前輩以爲疑然紀莒以

魯故而為盟有自來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盟義併見下戰于宋此燕人南燕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以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奔齊稱北所以别於南二燕皆周家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為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

秋獨後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謂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厲公即躍公羊何氏注乃以躍為佗子故削其葬疑佗子未必為君史記世家躍乃太子免之弟殺佗而立與左傳所載不同姑存俟考

公會宋公于虚(併見下戰于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前此與齊衛伐魯戰于郎者忽也此與魯桓會盟者突也突突篡忽者也故務與忽相反而獨善於魯自是魯鄭遂合

丙戌衛侯晉卒重書丙戌傳録之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桓兩年之間兩為之盟四為之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謂魯為鄭故請于宋以求息肩宋不之許乃連鄭

以伐宋蓋因魯鄭連兵傅會而為之說非其實也夫為人有求固鄰好之不能免何至奔走道途汲汲無寧日若此者乎蓋其盟也其會也皆魯所以自為也愚於惡曹之盟闞之會既辨之詳矣魯事宋無所不至而宋莊乃不肯降心以相從其志在於責賂耳宋莊之篡也魯嘗取其郜鼎之賂今宋人乘三國伐魯顧自附以責郜鼎之償其合也以利而已矣鄭突者篡忽者也忽魯之雠也突既篡忽亦顧自附於魯以

塞宋莊無厭之慾故武父之盟一請而遂獲以篡從篡自為樹黨計其合也亦為利而已矣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四顧而罔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對峙而爭利今日為附明日為禦率皆肆情於法度之外中國之大紛然靡所統攝幾底於亂故春秋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而備書皆所以貶也春秋之始五六十年盟會爭戰大率皆貶宋魯齊鄭為罪

之首故於其戰皆目其君而責之論者或以為春秋爵之失其旨矣是役也魯君在而不書若為之諱實亦貶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及戰義見莊二十八年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愚以經旨而觀此兩相遇之戰也是時魯與紀鄭為黨宋與齊衛燕為黨齊之

所惡者紀宋之所惡者魯與鄭齊率三國而來非襲紀則攻魯而困鄭魯人謀知之率紀鄭待之境上伐其謀一戰而却之彼來伐此逆擊適相遇而戰故不書戰處齊侯序宋公之上齊為之倡也或曰春秋何所與乎曰春秋皆所不與而責齊為甚矣宋馮魯允鄭突皆簒國之君其罪皆當討齊方伯之國也仗義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乃儕宋人以治魯鄭失其為方伯之道矣春秋先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目

其君也又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哀其民也齊以侯序宋公上坐兵首也或曰前日三國伐魯以有郎之戰而春秋與之今四國伐魯而春秋不與何哉曰前日三國之來衛為之倡主於討亂故春秋與之今四國之來齊為之倡主於治其私非義戰也是以不為春秋所與春秋有事同而褒貶異者此類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宣死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戰敗績而

歸乃葬其親甚哉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夫所謂金革變禮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朔之從諸侯戰非為社稷計亦相與逐利焉耳衛宣淫亂失道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想而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金革變禮義又見僖三十三年晉襄敗之戰

夏大水

大水紀災也謂夏時之四五六月或以為周正則夏

時之二三四月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春秋書無冰者凡三皆在春月以冰政不舉而書也

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

開冰月令周禮藏冰開冰與此略同春秋於正月二月而書無冰者謂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耳

夏五

胡氏以為聖人因舊史而闕之此闕文也愚以為此修經以後之闕文若舊史有闕聖人必修之矣何必傳疑以為後世之惑蓋有舊史之疑而聖人因之而不革者將以垂法於後若夏五闕文實闕文也聖人

何以不修故曰此修經以後之闕文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作禦義已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義已見綱領夏正中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積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亦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孫泰山胡氏以春秋用周正紀事此八月嘗乃夏之六月書不時愚以為春秋行夏之時此八月嘗時也常事不書以書

為其不易災餘而嘗志不敬也御廩所以藏天地宗廟之粢盛今前期三日告災天示之譴為國君者當恐懼貶損以荅天戒改卜而嘗可也今不改卜而嘗是以天戒為不足畏又不易災餘則祭其鹵率可知故春秋於災後三日而書嘗所以譏其不敬夫豈為不時書乎愚於此又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或曰穀梁子謂以者不以者也然則凡書以皆為貶乎曰否有以貶者有以褒者此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貶也去年宋齊衛燕之君動大師伐魯報宋之戰敗北而回實鄭人來救之力宋不知自反移怒於鄭復以四國伐鄭春秋坐宋以兵首書之曰以責宋也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為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夷兵伐中國亦貶也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獨為春秋所與為

其復世讎摧強楚大有功於中國故蔡雖小國而許之以吳吳雖強而命之以從蔡此春秋襃善録功之筆因事而見者也故以之一字不可以例觀讀春秋者謹之其詳已著之綱領明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禀命之侯始之求賻猶曰求其所當求諸侯

不聘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
當求而求而春秋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
時而遜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職
貢不供致勞王命下徵諸侯之罪大矣公穀以爲專
責王未盡經意

三月乙未天王崩王崩葬義見隱三年

桓王之始立周雖衰而紀綱法制猶未盡壞及宋魯
相繼弑君王不能討又從而寵獎之天下於是始不

知有王矣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曲沃之𡚁奪宗圖篡王不能討更使尹氏武氏以共助之晉由是不克振以逮於亡鄭於周最睦王始即位奪鄭伯政以畀虢公鄭由是叛鄭當親而疏之曲沃當討而輔之坐此二失威令遂不行於天下至是崩嗣子不克負荷七年而後葬是雖諸侯無王而王亦有以自取焉莊僖二君繼之崩葬皆不見録於史周自是不復能國賴霸者興而祭號僅保焉耳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曰前此突入忽出春秋書曰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所以誅簒賊而奔出君也今也忽入而突出忽嘗君鄭矣而書世子突實簒忽者也而書鄭伯何哉曰此舊史所書春秋存而不削示君不能君位雖嫡長終不能自保焉耳葢忽之為君曽不數月為賊臣悖弟所逐以奔亾徒逆儔既戴突為君反以忽為未成

君之世子舊史因其來告而書春秋存而不革一以示君不能君者之戒亦以見忽以世子而君鄭異乎庶孽之干正者耳乃若忽書復歸于鄭突則名以奔之則出於聖人之特筆書復歸見位乃世子之當得復而歸之於其所書名以奔著突之為篡也春秋因舊史而垂戒戒之中而寓深意一字之襃貶存乎其間似此更多惟潛玩乃能識之耳項平甫謂是時忽為君突在外忽止稱世子突反稱君見突雖不正國

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爲君也此論似是而非者也忽雖不能君無失衆之大惡突雖以狡險竊位無及人之盛美今謂忽不爲國人所君謂突雖不正國人君之實不然也春秋辨分之書彼簒人之國違道以干百姓之謦人懷其恵而戴簒賊爲君皆春秋之所不與而況突者實無一善之可書乎此因舊史而埀君不能君之戒書世子正所以别異庶孽之爲簒者其間自有微旨也或曰突之入春秋執祭仲

以見其所以入今突之出祭仲實逐之春秋無討於仲何哉曰入而書祭仲所以志祭仲之外交鄰國突之内結强臣以簒其兄皆所以誅也出而不書祭仲以見君位非突之所宜居舉國之人皆欲逐之不書臣逐討簒之義也而祭仲之罪亦併見矣曰祭仲之納君可得而補出君之過乎曰否忽之出祭仲之所為而假手於宋也忽之入祭仲惡突謀已出突而納之非為忽為正而彼納之以反乎正直反覆為利耳

出君納君繫乎反掌有帝王在上若仲者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復歸之例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考之經實不皆然也蓋有失國而得歸曰復歸者此是也有以罪見執而復歸者衛侯鄭曹伯襄是也有書歸不書復者衛侯鄭之再入不與之以復歸也蓋復有牽復之義出而得復復之於其所也若書歸不書復則徒歸而已此國君復歸例人臣之復歸不與

此同復歸義又見僖二
十八年及三十年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既得之矣齊以讓魯魯不取
以與鄭鄭不敢有而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
東偏而鄭大夫獲居其西偏其意亦欲有之而未敢
遽以為已有懼衆之不與也至是死已五年突入忽
出忽入突出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
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比蓋有善之可録無過之

可書者許叔也或者乃謂許叔不告之天王請之方伯伸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為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於諸侯方伯連帥皆黨逆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其入之也甚難春秋其無貶乎蓋入一也有入之善者有入之惡者許叔之入入之善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也春秋書許叔入于許既繫之於國復書字以入之與其能入無貶辭也若以一字為例而不深考當時之

事則失春秋之㫖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謂謀定許也愚以為非十三年魯及齊交兵未之有合而齊僖忽以死告今襄始立復與魯通雖曰修婚姻之好而彭生之禍實權輿於此春秋書以示警焉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之朝為公羊之學者曰桓行惡而三國相率

以朝之是故賤之而夷狄之此論不為不正但前是來朝若滕若穀若鄧猶存其爵此併爵而去之後朝者罰過於前不無可疑耳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得其旨矣此不惟相朝又累數俱至僭朝王之禮不奔王喪罪也以朝王之禮而朝魯亦罪也是故去爵以貶魯君不奔王喪而受三國之旅朝魯亦有責責三國即所以責魯謂魯君無貶不可也餘義又見上滕

子來朝穀伯

鄧侯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或曰忽復歸而君鄭鄭有君矣突自外竊入亦以鄭伯書何歟曰此亦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焉耳魯桓與鄭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宗突而畀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書爵以戒居君位者已不能保則人將取之是其義也夫君之位一而已矣國有君則自外入者賊也君不能君則自外入者寇也突者忽之賊也鄭之寇

也今自外竊入櫟人納之諸侯之無道者與之忽為
君居內曾不能聲罪致討以致臣民懷貳忽與子亹
子儀後先死突卒篡有鄭國甚矣夫忽之不能君也
春秋雖存爵以示戒然於突之出則名以奔之突之
入則名以入之所以著其篡兄攘國之罪也木訥有
得於此其言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于
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而已鄭伯突名而
衛侯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于鄭

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衎入于夷儀待剽之死非篡也故聖人不名以别之突之出也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于櫟將廹兄而出之謀再篡也故聖人名以見其惡其後衛衎自夷儀復得衛春秋書之以明衎之當有衛也鄭突居于櫟終亦入鄭春秋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得春秋之意故備錄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閒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人孰無義理之心忽之正突之不正皦乎如白黑方圓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如蟻之慕羶蚋之集醯其故何哉葢宋憑魯允以其所以篡者而輔人之篡不惟同惡相濟抑亦惟利是趨鄭

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揺其方寸故雖黨篡而蔡
義彼亦有所不恤矣蓋自東遷以後王章埽地人紀
㢠絶至是大亂之極黨州吁輔魯允成宋亂納鄭突
傳所謂四逆四黨者其人之去禽獸蓋無幾矣幸二
霸出而正之此風稍戢彼二霸者雖非純乎為義之
人然猶欲仗義理以濟其權術如拂順助逆之事彼
有不為矣嗚呼當桓莊之世其王霸之交乎王道熄
而霸業興亦時使之然耳〇會于曹蔡先衛及伐鄭

蔡序衛陳之下此蓋以兵之多寡而為先後耳不然何以會居先而伐居後班序變於俄頃哉舊史據實而書聖人存而弗革以譏宋魯擅廢周班倡亂而無紀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春秋幸其得歸而致之愚以為非幸其歸乃所以著其過也自去年十一月會而伐師

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已篡弒未討前既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之亂此復合三國以輔鄭突之篡謂天下無王而敢為此也物極必復天討將加欒之禍且將作矣

附見明年十月鄭昭為其臣高渠彌所弒立公子亹又明年齊侯討鄭之亂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春秋不書其後子儀死鄭突

自櫟入春秋亦不書或以為缺文殆不然也蓋君不能君者於其弒也略之不書所以垂戒於後篡而得國者於其入也廢而不書所以示討或曰齊襄討亂併不書何邪曰春秋不以亂討亂也齊襄躬為獸行怙淫姜以弒其夫名教之大賊也十八年夏賊殺魯君其秋乃師于首止為鄭人討亂巳之罪當討而未討乃討鄭國之亂春秋削而不書不與亂賊以討亂云耳

冬城向

左傳曰書時也若以周正而言則此冬乃夏正之八月八月非水星昏正之時何以謂之時有以見左傳自不能守其周正之說周家四時十二月不改於夏此一證也或曰時則不書此何以書曰為城非其地將以啟釁故書以譏爾宣四年乃伐莒取向此城向必魯莒中間壤地相接處其名偶同立城於此必將以是召釁故春秋書以譏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朔何以名絶曷為而絶之得罪於天子也穀梁之説亦同惟左氏具述所從來朔之父宣公躬獸行納急子之妻生朔朔與其母譖殺其兄而居其處因是有國衛人不義朔之所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此朔所為奔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殺兄簒國其罪固當逐是故名以奔之蓋討之也其後諸侯納朔而天王命子突救黔牟則

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簒而朔非君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案左傳以為平齊紀且謀衛魯紀甚睦魯為紀謀所以為自全之計蓋十餘年矣今齊僖死襄始立且將用師于紀故魯為會以平之猶曰恤患救鄰之義而魯桓為義之心不勝其為利之心方為紀求成乃因而謀衛謀衛者助朔而攻黔牟以抗王命為利謀耳

義利不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魯桓之用心既不能出乎正何以要齊侯之降心於紀為之解讎而戢兵乎故夏五月丙午遂及齊師戰于奚爲在其爲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切

說者謂隱公立之始年即及儀父為蔑之盟桓公立十有七年始為是盟蓋隱公賢君也故儀父願相附於魯桓公簒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為魯所伐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至是始會而盟猶曰尋蔑之

盟儀父之高風雅懐不茍於有所附從是可見至秋
桓遂偕宋衛以伐之隱之所善桓之所惡有以知其
為人矣書公㑹儀父盟于趡魯欲親之而不可得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今年春魯及齊紀㑹盟于黄曽幾何日遽戰於此齊
無信也魯桓自齊僖存時為紀有求及襄之立繼仲
前請遂為黄之㑹盟襄不惟不從乃遽以兵加于魯
襄之慢魯甚矣書及不書公為公諱也凡書及而不

書公有為公諱者有惡其事而不欲書者隨事而觀可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謂蔡桓侯無子蔡人召蔡季于陳而立之公羊則以季為歸而非立何氏注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而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以獻舞與季為

兩人左氏則謂季即獻舞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季以讓國而出獻舞既立季乃自陳來歸春秋所以貴而書之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歸之褒之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左氏乃謂季獻舞為一人使賢者讓德隱而不揚愚竊惑焉木訥是左氏而非公羊舛矣

癸巳葬蔡桓侯義已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及三年宋公和卒

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子曰

蔡季之賢為之請謚于王故仍其爵凡請謚天子錫之策書為某侯史因而紀之東遷諸侯不請謚于王而僭稱公爵春秋因而書之臣子送終之不以禮也其論雖正然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葬者皆稱公不應此獨異蓋公者諸侯在國臣子以是稱之美名也非爵亦猶大夫稱子死而皆繫之於謚美名之通稱者也以子之非爵而知公之非爵無可疑矣蔡桓侯之稱侯此簡冊傳錄之誤不必强為之說

及宋人衛人伐邾 義已見上盟于趡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謂是日不書甲子為日官之咎此亦缺文耳然其說謂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雖非正卿而其位望視卿所以重其事也後世為日官者僅同卜祝何以使之任底日之事必使士大夫明歷知天文者居卿以底日其職乃舉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魯桓弒兄簒國至是十有八年天王不能討因而善之彼簒賊者亦忘其為簒久矣孰知亂自內作送死彊鄰以迄天誅而春秋乃於是年始復書王正月者何哉葢所謂王正月者春秋所以垂一王之法非時王之法也其賞善也為天命有德其懲惡也為天討有罪討而曰天乃物理之必至人事之當然雖假手於他人而實天討之所在天討行而王誅亦伸矣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奉天討而明王法者也是以於正

月之上復書王以正簒賊之罪而垂法於後世夫然後知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春秋殆有深意論者以為衍文過矣是歲由正月迄於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閒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為誅亂賊而作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桒公羊夫人譖公于齊侯謂公嘗有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使彭生害之齊

與魯雖為婚姻之國盟會未幾而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其簒逆之誅非人所能為也方子同之生人已疑為齊侯之子則齊襄淫亂獸行實兆於未君國之先而魯桓辨之不蚤以至此極蓋國君未有與夫人俱寧者也今魯桓敗度違禮挾淫艶以適他國遂送死焉春秋書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公薨于齊先書會繼書與書遂書薨夫人之淫亂失道桓之死襄之殺併見而無以

自隱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而書葬公榖皆以為讎在外也愚謂賊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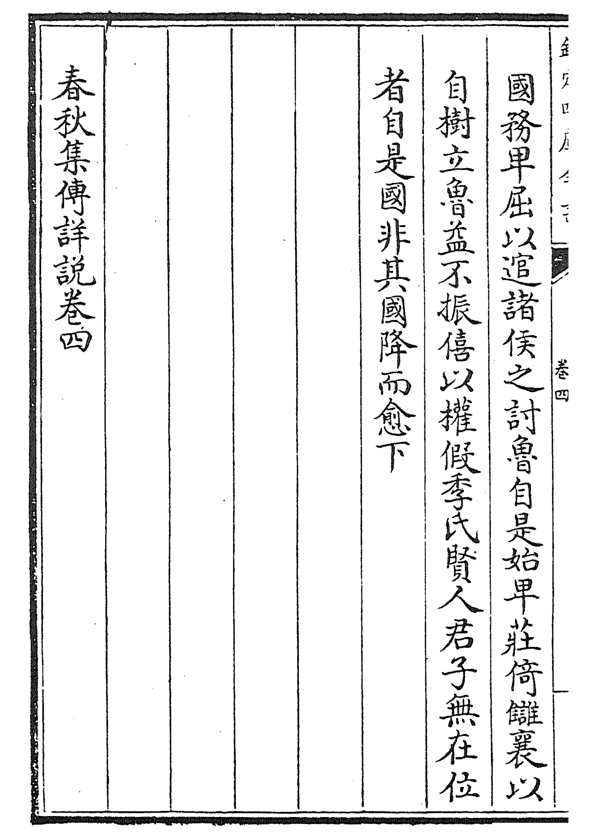
討不以内外廢也蓋桓之葬與隱異隱讓國之賢君

而為悖弟亂臣所弑魯國臣子皆有討賊之義賊未

討不書葬責臣子也桓簒國之賊魯臣子為隱復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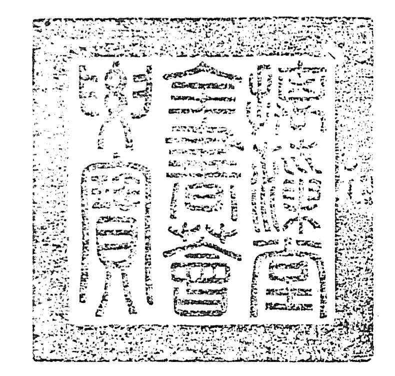
則桓在所討今而送死鄰國受斃兇艶妻自其身而言

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子亹之死於齊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魯之臣子尚不能為隱復讎則於簒賊乎何有故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若曰讎在外而非臣子之責石碏之殺州吁又豈以内外而間乎雖然聖人為魯諱微見意而不盡其討賊之辭也誅姜氏葬桓公子同不書即位是聖人用法之深意也〇春秋初年魯為望國以周公魯公之威德在焉故也及桓公以簒弑得



國務卑屈以逭諸侯之討魯自是始卑莊倚讎褱以自樹立魯益不振僖以擢假季氏賢人君子無在位者自是國非其國降而愈下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謄録監生臣俞　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上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周莊王四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所以明王法伸大義於天下也莊公者子同是也子同生聖人特見之書法非爲桓喜也爲魯國懼也穀梁曰疑故

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公羊於桓之遇弒也亦曰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乘而殺之則桓之死坐子同故聖人既明著其事於猗嗟序及修春秋又特書子同生以見意是可不思其故邪蓋父有國而傳之於子子必嫡且長而後得在此位庶孽猶不得以干正而況於嫌疑之不謹遺謗國中百姓盡知之曰此非吾君之子厥父又因是以死而猶得竊居此

位揆之人心天理天下大義斷斷乎有所不容是以春秋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明子同不得有魯國而姜氏之罪當討也然則當是之時孰爲當繼孰爲當討曰方魯桓之死於齊也魯有大臣必將上請于王下請于方伯連帥廢子同而立隱公之子夫然後正姜氏預弒之罪則繼世有其人元惡誅大仇復而王法得伸魯國無事矣今子同挾強齊之援襲居簒位姜氏孫齊而旋返賊不

討雠不復天經地義幾於泯滅而無餘由立非所當立魯無大臣故也春秋不書即位不與魯莊以君魯也夫人去族而孫絶之於宗廟爲魯桓討賊也夫豈繼故不書即位而已哉或曰如子所言春秋其不爲魯諱乎曰春秋天子事也所秉之法百王之公法也魯人小惡固爲之諱此其惡甚大有關於宗社之存亡絶續若併爲之諱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然其辭微隱則亦爲之諱矣南軒張子嘗評武后中宗之事

謂武氏唐之大賊當討中宗不能君當廢中宗廢而後武氏之刑乃克正有得於春秋用法之意士不通春秋不足以當大事

夏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王姬今從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天子名而使之左氏無傳杜預曰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魯爲之主故單伯不稱使其義正矣單伯畿内諸侯

為王朝卿大夫奉命而來耳若魯大夫當以名書不當云單伯穀梁子明於復讎之義謂魯君見弒於齊使魯主昏與齊為禮義不可受又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不言齊侯之來逆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陳義據正又二傳所不能及也或曰天王嫁女使魯主之其來舊矣此何以書曰譏周也責魯也魯與齊為不共戴天之讎莊王知此義則改命他國可也單伯乃於此時奉命送王姬於

魯魯當陳義力辭不受亦未至得罪于王而魯莊幼弱無知不明復讎之義輒受王命爲讎國主昏彼非以共王命也内偪於其母外脅於强齊故爲此耳春秋常事不書此特書單伯送王姬不稱王使譏以非理之禮强使諸侯也又書築王姬之館于外責魯人忘大讎主王嘉禮館雖築于外而禮實主於魯忘讎之罪終不可逭也又其後娶讎女以爲妻躬如齊納幣尸女苟可事讎者無不爲矣由莊公自以爲齊出故

知有母與舅而不知父雠之當報𧺫故謂子同不廢
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此春秋不書即位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
或歴年乃加錫或已死而追錫魯桓僖襄死而錫者
也襄之没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

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榮叔之來王不稱天貶也何休謂魯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絶而錫命於已殞之後悖亂天道故王不稱天此公羊學也范甯乃以爲非貶之所在疎矣春秋以一字爲予奪安有王不稱天而非貶乎或曰自宰糾而後王使至於魯者幾人矣王未嘗去天今榮叔之來王始不稱天其故何也曰桓之篡也前王既不能討使之倖保首領以没今王又從而奬之已爲不可而况文姜者預弑其

夫罪大惡極王復不能討而爲之錫命死者既釋逆
桓以往之戮又貸文姜必不可貸之罪王綱盡弛何
以臨制萬國春秋於是去天以示貶孰云其非貶乎

義又見文五年王使

榮叔名伯歸含會葬

王姬歸于齊

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適
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
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

者無異辭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尚主夫屈於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行而臨帝女千有餘年相承及我朝列聖始明下詔旨俾公主下嫁者修婦道如禮經其春秋之教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姜姓也與齊同所自出據傳齊與紀爲世讎連歲

用師必欲墟其國而後已紀自知危亡不復能與齊
戰但欲齊存其宗社而勿毀是以有入酅之議故齊
人遷是三邑而紀付之不校以入酅之議既定於前
故也遷其民虛其地因遂亡其國暴横至甚春秋所
深貶也書師書遷言用大衆迫而遷之耳公羊以爲
不言取者爲齊襄諱以其志在復讎也復讎之論有
益世教但此遷三邑春秋所貶不爲之諱也以齊人
而遷紀之邑非戰爭攻伐而得是之謂取非其有而

取之事類於盜不待貶而自見矣義又見三年入鄦與四年大去其國

及葬紀伯姬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或以爲國或以爲邾婁之邑邑不言伐言伐則國也時莊公年方十五而慶父擅兵伐國漸不可長故春秋書以示戒或曰主少其不可以動師歟曰主少國疑外有強敵存亡安危於是乎繫大夫以

身殉國持兵過敵死生以之正也今餘丘者附庸一小國耳要不能爲魯患而慶父出師逐利此自爲私計稔成末年再弑之禍正由久擅兵權威行國中則無不爲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即此是也此一事也自單伯送王姬至齊王姬卒春秋凡四書之曰王姬歸于齊

曰齊王姬卒者繫之齊以著魯為讎國主昏之罪孫
泰山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
甚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
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
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筆之春秋聯書之
比而誅之也趙子曰此姜氏齊侯之惡亦以病公也

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魯莊是時年及弱冠亦可以自強趙子之責甚當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族例見隱二年無駭入極

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讎而

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論固正但春秋始年未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貶此會齊伐衛則貶也不必以去族言書齊則父讎也書衛則同姓也會仇讎而伐同姓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也或曰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仇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是時莊年十有六固未可責以舉兵向讎國而寢苫枕戈弗與共戴天者子之志也既爲之主昏禮復與之連兵伐人則悖之甚矣烏

得無貶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書崩不書葬義初見隱三年

天王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至是桓王書葬責嗣君也王崩七年乃葬傳者以爲卻尸而求諸侯是時周家無大變故而天王之喪緩葬至是嗣君不克負荷從可想見矣匹夫莫不葬親匹夫而不能葬其親曰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以爲人生之大戚周室雖衰王

畿之内幅員千里有臣有民乃緩葬其親至於七年之久不子不君無以自立於覆載之内故莊王崩葬春秋皆削不書著其不能葬親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者於春秋書父書仲書季輒目爲書字既目爲字遂謂春秋之不名之所以褒也於是曲爲之說以求其可褒之善坐是故失春秋之㫖者多矣此紀季者名與字不可知而公羊以爲春秋不名之者賢之也

爲其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後儒多祖其說愚三復經旨見其爲貶而非襃也齊人連歲攻紀諸侯莫有救之者紀於是大蹙乃俾厥弟季先以酅入于齊冀宗社之猶血食耳此亦甚不獲已而以爲春秋賢之必無是也夫遷國以圖存者古有之而宗社則危而猶存也割地以苟生身爲匹夫而依仇讎之國初無寸善之可書徒以君命往何異乎以邑叛者而傳者賢之後儒因之大率以季爲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

故甚者謂季自辱其身以全其兄之髙辱則有矣不能保有宗社去爲匹夫奚有於髙愚恐後之人生當國家危亂之際率先叛去苟事仇人以圖朝夕之安者以紀季藉其口是以不得不辨耳然則子何以知其爲有貶乎曰春秋書法凡諸侯大夫公子奔而返國曰入猶皆有貶此以紀之邑而入于齊書曰入者惡其入也如鄭莊以鄭之祊而歸之於魯謂之爲褒可乎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是所謂貶奚褒然則

鄭之歸紀之入亦有異乎曰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入言入言其有所迫而後入弗獲已焉耳

冬公次于滑

此謀救紀也救而書次不與之以救也紀自桓之始年即依魯以爲自全之計魯不能爲之深思遠慮反摟之以敗齊構怨愈深至是爲齊所併莊於義當救而童年未有立志父讎且未暇問而況於拯他人之

危急乎春秋書次于滑言其無往救之實徒次而已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甚之爲言以前者會于禚而無討今復饗于祝丘播淫於通道大都天王不討方伯不問人理絶矣或曰夫人之孫也既去其氏今而會饗乃復其氏何也曰非復也去氏所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焉禽獸之無別也春秋前去其族今與之以氏蓋示之以有別亦所以討其亂

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此紀裂繻先所逆內女也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注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蓋以其匹於國君尊與已同故不以絶論若嫁大夫則無服無服則不書卒考之經內女嫁於諸侯而書卒者七人其間復有出

而歸者焉至於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耳伯姬以國亡爲齊所葬愍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於酅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後之傳烈女者其春秋之遺意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是時鄭有二君突在櫟子儀在鄭此遇于垂者或以爲突或以爲子儀以愚觀之在櫟者僅同旅瑣安能

與諸侯遇必子儀也然則此二君者其孰爲正曰皆非正突爲甚突之立以弟而簒兄王法所必誅也昭公既返國突乃入櫟以叛未遑討而昭公爲亂臣所弑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人無異辭以其得之於外非有求而得異突之爲簒耳爲子儀者當請之天王謀之方伯連帥思所以自定其位者而十有四年僅擁虚器烏在其爲君也春秋於垂之遇而書鄭伯非遇之也示在櫟之簒耳非君

也乃若衞衎與剽其事與此相似而不同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九世矣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復讎之義大矣公羊子於此發之此孔門高弟得之於聖人而傳以示後世公羊子有所授矣諸說多不取愚甚惑焉蓋滅國者春秋所惡也齊

襄滅紀自初迄終春秋不從滅國之例則以齊襄所仗者復仇之義異乎其他滅人之國者耳紀侯所以爲善非爲其以酅入于齊也以去之三年而民之從者未畢猶有太王去邠之風民猶戴君故聖人不忍遂以滅書凡皆以垂法於後世耳大去云者永去之辭如婦人不終于夫家以絶爲大歸亦豈以大歸爲褒哀其去而不可復返耳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不爭而去去而遂不復存聖

人何取直與其得民未忍絶之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前輩謂滅人之國而葬其妻豺狼之行婦人之仁是固然矣然此春秋書齊襄滅紀之終事愚三復經旨不見其有貶辭則公羊子所傳信乎其有所授矣嗚呼齊襄躬獸行負天下之大惡而春秋猶不没其復讎之善所以媿乎為人臣為人子不明復讎之義忘君親而事仇者耳周幽王死於申侯之亂而平王親

申侯而不以爲嫌魯桓公死於齊襄之殺而莊公事
齊襄而不以爲怨春秋明復讎之義正惟二君故其
可忽諸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
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
而譏焉莫重乎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穀梁曰此齊侯而曰人畀公之敵所以畀公也何爲畀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剌釋怨也春秋於魯莊之世揭復讎大義以示天下惟公穀知之故於襄之滅紀莊之會齊而拳拳焉後之言復讎者實昉乎此故愚謂春秋垂世之經法自公穀而發之孔門高弟親得於聖人者也彼謂束三傳於高閣者用其學而廢其言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既會既饗其無憚亦甚矣茲復往會於師不言與齊侯會于師而曰如齊師師者用武之地是時齊侯出師何向而姜往會之豈非懼四鄰之有討而挾齊師以為逭死之計與葢曰會曰饗所以著其淫此其言如齊師者變文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附庸也其上世出於邾末王命故名之其後數從

齊桓會盟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邾與郳爲同姓皆附庸小國儀父若字傳者以爲貴之是以字之黎來若名說者以爲夷之是以名也儀父初無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此因名字之異而強生襃貶其實名歟字歟在當時已難深辨而況於千百年之後乎若附庸當字則儀父與黎來皆謂之字可也若當名則皆名也不可以此爲襃貶愚於孔父祭仲旣詳辨之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王人之始

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以其逆天王之命也又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愚謂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内侵而方伯連帥以兵救之可以言救令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於王也蓋伐之爲言天子事也而諸侯

以之救之爲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以見當時諸侯之無王而名分幾於埽地聖人作經垂訓于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于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王人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王人不獨微者凡書王人皆以責諸侯之抗王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虎非微者責諸侯大夫之抗王人故以王人書是役也五國伐衛將以納朔王人救衛爲黔年也或曰衛朔以

父命而立黔牟以王命而立是二人者皆有所禀其孰爲正曰奉王命者君也拂王命者逆也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厥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禀命于王其或無嫡子而以庶孽爲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者衞宣庶孽之孽譖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本無得國之望衞宣死朔立旋爲國人所逐公穀二傳則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而黔牟之立嘗請命于王而王許之以立矣夫以康

叔之裔奉王命而君國豈不愈於鹿孽之爲篡奪者乎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衞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故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衞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自入春秋諸侯再叛鄭莊侵伐王畧及王戰與此五國連兵伐衞而抗王師皆叛也是謂初年之二叛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公羊曰衞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曰不言伐衞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愚謂春秋書王人救衞以見黔年之立王實命之黔之立爲正則朔之入爲逆書名以入著違命之戮也若只以入之一字定其子奪豈能盡春秋之意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愚謂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穀作衛寶

諸侯連歲伐衛其志在於得賂耳此歸衛俘三傳皆

以爲寶蓋齊人取衛之寶分以與四國書魯人受賄而四國併見矣桓莊二公皆黨簒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俘其事之尤著者也聖人爲魯諱故於郜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於衛寶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訓於後世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得書法之旨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夫子删詩齊風存者十一篇而襄之内亂獨居其四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是也敝笱譏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防閑其妻事之順而易者魯桓不能謹之於始防閑其母事之拂而難者魯莊豈能制之於終方是時莊以童稚之年挾强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故愚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夫子於齊風而

存四詩於春秋而書姜與齊侯爲會爲饗凡六見焉
皆所以示王法之誅而垂訓於後世是歲姜及齊侯
又會于穀惡亦稔矣明年有無知之禍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三傳解釋不同左氏穀梁得之左氏曰恒星不見夜
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辛卯乃四月之五日
月光尚微無雲而恒星不見由日光不以昏没故也
如雨之如而字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也穀梁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竊詳左氏穀梁之㫖蓋日没至於星出之時恒星不見日光猶存也至夜半星隕而又有雨也啖氏以為星隕衆多而如雨於義亦通此天所以大警當時僭竊暴慢之諸侯而扶周德於未墜也日君象也夏時四月乃正陽之月日光欲入而尚明此周德雖衰而天命未墜之證恒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齊宋魯鄭之君黨篡賊稱兵犯上有欲叛之

荊楚夷也復僭王之大號有憑陵中國之心天不見恒星所以警策諸侯之叛者且將示以譴罰故恒星不見至夜半星隕而雨誅其尤無良者也明年齊諸兒始迄天討桓公入率諸侯尊天子攘夷狄以安諸夏豈非畏天戒而修臣職者歟

秋大水無麥苗

此夏時之七八九月也以是秋大水失於種麥是以田無麥苗杜氏以爲夏正之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

漂蕩熟麥及五稼之苗非也或曰秋而種麥無乃太蚤計乎曰月令以仲秋勸種麥毋或失時則課種麥乃秋八九月事秋而失種是以田無麥苗彼謂春秋用周正者以爲大水漂蕩熟麥及苗於義未通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秋一饗三會禚穀齊地姜往會也祝丘防魯地齊侯來會也此淫會也當時蟊行鼠伏亦豈謂人皆知而良史書其時書其地有不容掩焉者聖人因以誅

姦而垂法於後世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此一書自歲首迄于秋暮傳者皆以爲爲伐郕之故愚竊疑焉夫郕小國也前此爲齊鄭所入浸微浸弱不能國矣而魯莊次于郎以俟陳蔡又治戎整軍若將臨大敵其必不爲伐郕也而聖人所以聯書而不

厭其煩者殆有意焉而傳者亦未知之也魯莊之生至是二十有一年彼自以爲出於齊倚齊爲援無復爲父報讎之志而聖人猶望之以復讎之事春而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言師所向也甲午治兵猶意其整軍經武將有所爲也自春徂夏暴露師徒卒之及仇國伐同姓復爲仇所賣無功而還乃書以貶之凡公自將必書此三見之書法皆不書公次于郎不書公次及齊圍郕不書公及師還不書公至而書

師還皆所以貶也愚觀當時之事意魯人次郎以待陳蔡其君臣始謀將以有為不為圍郕之故而次而俟而治兵也因陳蔡失期不至是夏乃及齊圍郕改計而圍郕非其始所經畫故郕降于齊仲慶父請伐齊師猶有憤激未平之氣豈非魯人至是不堪仇讎之無道始有出而謀之者其事秘史闕書不容強求其說故公羊於乾時之戰以為臣下有復仇之志而公獨不許其必有所本嗟夫莊公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隱忍事仇未幾而仇亦殄滅無復仇之日矣惜哉

○此一節其始也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其後乃及

齊圍郕其中又治兵春秋殆有深意而傳所不載不

容强求其故姑闕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或曰諸侯以無道見弒春秋或稱國以弒或稱國人

以弒言其有以自取也齊襄淫亂不道令而見弒亦

天討也春秋爲之從州吁弒之例削無知族以正其

弑君之罪何哉曰稱國以弑稱國人以弑彼弑君者無竊位之心也無知弑君自立爲君君雖無道而無知志存乎簒罪在不赦若之何無討故從州吁之例去其族而以賊討之胡氏乃云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之恃寵而當國以此名亂故罪僖公愚三復此説殆所未喻也使無知者當子少國危之際弑君簒國歸罪於僖公猶可也今齊襄居位既久威福自已無知者亦

既廢絀不用彼因齊襄荒淫不度乘間伺隙而殺之豈得復歸罪於僖公乎春秋去逆人之族而曰貶在其先君以此為澄源端本恐持論太過而不能得聖人之意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春秋初年三罪三討衛人殺州吁也蔡人殺陳佗也齊人殺無知也皆名其為賊不以為君此出於春秋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或曰齊之商人楚之虔弑

其君自立爲君及其死也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何邪曰州吁無知之簒不爲國人所君旋即大刑故書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善衞人齊人之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曠歲歴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襄之存也魯莊幼弱不但無復讎之志而強弱之

不敢猶有以藉其事讎之口令襄也既迄天誅魯有可乘之釁仲大義而伐之尚能馘讎人於既死而魯莊屈國君之尊而及齊大夫盟將納糾焉是不過爲植黨市恩之計於復讎乎何有書及齊大夫盟以國君而盟讎國之大夫貶之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穀於下文皆有子字

經書子糾凡再曰子云者當立而未成君之名耳杜注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

貴奈何宜爲君也穀梁曰齊人殺無知而逆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先入又殺之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聖人之經以一字定予奪糾再書子著其於序爲長此春秋予奪之所繫也小白雖繫之齊而不以子稱者所以示别於子糾不稱公子著其殺兄之罪也糾與白皆僖之子襄之弟也襄以淫亂得弒縱有嫡嗣於義當廢黜而立賢立弟正也立弟而以長亦正也由魯人納之也緩而小白以内援自莒先

入據有齊國昭十三年傳曰桓公有國高以爲内主故入之易而出師以拒兄既敗魯兵遂推刃於同氣此人倫之大變春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所以著桓公殺兄之罪論者以前史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糾爲弟而桓之殺之爲以兄殺弟愚以春秋再書子與公穀二傳所載及史記世家而知糾於次當立糾兄也桓弟也桓公殺兄之罪與攘夷之功各不相掩聖人於春秋著其罪於論語録其功似不必以彼而廢此以後世之事而言如

唐太宗之爲君自是曠代之英主其平定海内之功與殺兄之罪亦不相掩建成與太宗更相忌害爲太宗所戕猶不免於清議之僇子糾既敗不過爲奔亡之公子桓公必取而殺之乃已其用心慘甚視鄭莊克段過之謂春秋無誅可乎○納字之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此是也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晉人納捷菑于邾不克納是也有書帥師而納者趙鞅納蒯聵是也是皆以兵而納納之正否經之褒貶不繫乎一納

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而後識書法之深旨若執一納字而定褒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內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不當入而入以簒而入者褒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許叔入于許入之善也小白之入陽生之入突之入入雖同而所以貶者則異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入字而定褒貶亦拘矣餘義見下文

齊人殺子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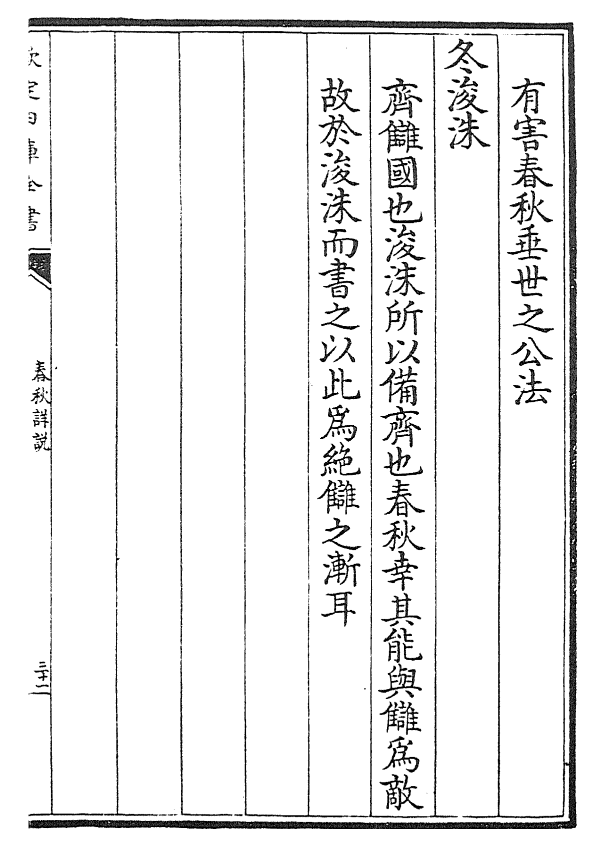
齊仇國可伐也以復仇而伐之魯莊之所得爲也今以納糾而興師意不在復仇也仇有釁而不討乃爲仇國納公子焉納公子豈無他國非魯國所宜納也此公自行不書公貶也此一說也公羊以爲魯人是行以納糾爲名而伸復仇之義公自行不言公復仇者在下也以臣下欲復仇而魯莊無其志是故貶之公羊必有所本此又一說或曰春秋爲魯諱敗乾時

之敗獨不諱何哉曰先儒以爲及仇戰而敗雖敗亦
榮是故不諱愚謂列國相戰爭一勝一負亦事之常
本非國恶何有於諱而況敵讎而敗雖敗無傷也春
秋必不以敗爲諱三復經傳是時魯人不堪齊之侵
暴蓋有欲與之戰者故自是而後長勺乘丘再戰再
勝憤悱之所成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子糾糾所以稱子明糾於序爲長而當立也

此書齊人取子糾而殺之明弟殺兄之爲不義也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絶之絶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舉以畀其不義之弟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得春秋之意○齊桓始年之三過殺子糾也滅譚遂也降鄣遷陽也春秋書法功罪各不相掩亦是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必曲爲回護



有害春秋垂世之公法

冬浚洙

齊讎國也浚洙所以備齊也春秋幸其能與讎爲敵故於浚洙而書之以此爲絶讎之漸耳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